



五燈會元卷第十一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箇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



問檠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
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
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
檠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
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
黃檠檠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叅大愚必爲汝
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檠來愚曰黃檠有
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
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檠與麼老婆心切爲汝
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
元來黃檠佛法無多子愚搗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
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檠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
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
汝師黃檠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檠檠見便問
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祇爲老婆心切使人
事了侍立檠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叅
大愚去來檠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檠曰大愚
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卽今便打
隨後便掌檠曰這風顛漢來這裏將虎鬚師便喝檠
喚侍者曰引這風顛漢叅堂去

爲山舉問仰山臨濟
當時得大愚力得黃

檠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黃檠一日普請次師隨後行檠回

頭見師空手乃問鑊在何處師曰有一人將去了也

檠曰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檠豎起鑊曰

祇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豎起曰為甚

麼却在某甲手裏檠曰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回寺山仰

侍瀉山次瀉舉此話未了仰便問鑊在黃檠手裏為甚麼却被臨濟奪却瀉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師

普請鉏地次見黃檠來拄鑊而立檠曰這漢困那師

曰鑊也未舉困箇甚麼檠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

檠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

顛漢無禮檠纔起便打維那師鑊地曰諸方火葬我

這裏活埋瀉山問仰山黃檠打維那意作麼師一日

在僧堂裏睡檠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

見是檠却又睡檠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間見首座

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禪汝在這裏妄想作麼座

曰這老漢作甚麼檠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瀉山舉問仰山

祇如黃檠意作麼師栽松次檠曰深山裏栽許多松

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

了將鑊頭墜地三下檠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

棒了也師又墜地三下噓一噓檠曰吾宗到汝大興

於世瀉山舉問仰山黃檠當時祇囑臨濟一人更有

人在仰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瀉

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舉看仰黃檗因入厨下

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衆僧飯米檗曰一頓喫多少

頭曰二石五檗曰莫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檗便打

頭舉似師師曰我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檗舉前

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檗曰汝但舉師

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麼來日

卽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檗曰這風顛漢又來這裏將

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爲山舉問仰山此二尊宿意

爲山云養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然爲山師半夏上

黃檗山見檗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唵或作

措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

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趁令去師行

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又辭檗檗曰甚處去師曰

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笑

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

來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師到達磨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

不禮主曰祖佛與長老有甚冤家師拂袖便出師爲

黃檗馳書至瀉山與仰山語次仰曰老兄向後北去

有箇住處師曰豈有與麼事仰曰但去已後有一人

佐輔汝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懸記普化師後住

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

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禱我二人珍重下去

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

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

打至晚小叅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

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問答語具僧問

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

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

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

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

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

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為師若第

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

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

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

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

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

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

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謂僧曰有時一喝

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示衆叅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辯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辯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辯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辯魔揀異知其邪正師問洛浦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浦便喝師乃打上堂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盡麼主曰糶得盡師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糶得這箇麼主便

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
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上堂一人在孤峰
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
箇在前那箇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傅大士珍重有
一老宿叅便問禮拜卽是不禮拜卽是師便喝宿便
拜師曰好箇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
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座曰有師曰賓家
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座便
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南泉聞云官馬相踏師到京行化至一
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生師曰飯也未

旨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却門師陞堂有僧出師
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趙州游方到院在後架
洗腳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遇山僧
洗腳師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卽便會啗啄作什麼師
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腳今日錯爲人下註腳問
僧甚處來曰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肯
師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叅三聖纔舉前話三
聖便打僧擬議聖又打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叅徒亦
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
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

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示
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
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
在照用同時駟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
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
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
些子師行腳時到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鏑如
何得勝光據坐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曰
嗔師以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缺也次到三峰平和
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有何言句
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
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
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
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
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又往鳳林路逢一婆子婆問
甚處去師曰鳳林去婆曰恰值鳳林不在師曰甚處
去婆便行師召婆婆回首師便行一作師曰到鳳林
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何得剜肉作瘡林曰海
月澄無影游魚獨自迷師曰海月既無影游魚何得
迷林曰觀風知浪起翫水野帆飄師曰孤蟾獨耀江

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
臨機試道看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獻
詩林便休師乃有頌曰大道絕同任向西東石火莫

及電光罔通

瀉山問仰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以何為人仰云和尚意作麼生瀉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云不然瀉云云又作麼生仰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面觀音那箇是正面師下禪牀擒住曰十二面觀音

甚處去也速道速道谷轉身擬坐師便打谷接住棒

相捉歸方丈師問一尼善來惡來尼便喝師拈棒曰

更道更道尼又喝師便打師一日拈餠餅示洛浦曰

萬種千般不離這箇其理不二浦曰如何是不二之

理師再拈起餅示之浦曰與麼則萬種千般也師曰

屙屎見解浦曰羅公照鏡師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

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

有僧來叅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雲門代云

祇宜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麻谷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

正眼師搗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

道谷拽師下禪牀却坐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

喝拽谷下禪牀却坐谷便出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亦豎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

乃曰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僧擬接師便打同普化赴施主齋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師曰太麓生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麓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師曰得卽得太麓生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麼麓細師乃吐舌師與王常侍到僧堂王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師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師曰不習禪曰旣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師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師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師後居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汭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

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逝
塔全身于府西北隅謚慧照禪師塔曰澄靈

南嶽下五世

臨濟玄禪師法嗣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
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
三聖聞得問曰你具箇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
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
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
聞你道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
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
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
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
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
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
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
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
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大孤本爲大覺師兄大
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僧問多子塔前共
談何事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師有時喚僧僧應

撰述
三火有元九一
一
諾師曰點卽不到又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卽不點
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
師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
廟裏躡避得過問僧甚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
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則不從崔禪處
來僧便喝師便打示衆我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
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却
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
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
亂喝作麼雲居住三峰庵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爲影
草時如何居無對師云想和尚答這話不得不如禮
拜了退二十年後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
必後遣化主到師處師問和尚住三峰庵時老僧問
伊話對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云雲居二
十年祇道得箇何必興化卽不然爭如道箇不必師
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
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
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次日
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卽便出
院僧問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師曰一盲引衆盲師

在臨濟爲侍者洛浦來參濟問甚處來浦曰鑿城來
濟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浦曰新戒不會濟曰打破大
唐國覓箇不會底人也無參堂去師隨後請問曰適
來新到是成禪他不成禪他濟曰我誰管你成禪不
成禪師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
蓋覆却濟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濟遂
曰新戒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藏鋒師
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
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
雲裏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師見同參來纔上法
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
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
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
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
前橫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
何時僧禮拜問寶劍知師藏已久今日當場略借看
師曰不借曰爲甚麼不借師曰不是張華眼徒窺射
斗光曰用者如何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僧
便作引頸勢師曰嗔僧曰喏便歸衆後唐莊宗車駕
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

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玄覺徵云且道興化肯莊宗不肯莊宗不肯莊宗若龍顏大悅賜紫衣師號師

皆不受乃賜馬與師乘騎馬忽驚師墜傷足帝復賜藥救瘡師喚院主與我做箇木柅子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遶院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麼曰爭得不識和尚師曰蹶脚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維那

聲鐘集眾師曰還識老僧麼眾無對師擲下柅子端然而逝謚廣濟禪師

鎮州寶壽沼禪師第一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汝腰師在方丈坐因僧問訊次師曰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師便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叅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趙州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師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便打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

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

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

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

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

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

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

虛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胡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祇這一縫尚不奈何胡於此有省趙州曰且釘這一縫僧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也須喫棒曰未審青天有甚麼過師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面黑眼睛白西院來叅問踏倒化城來時如何師曰不斬死漢院曰斬師便打院連道斬斬師又隨聲打師却回方丈曰適來這僧將赤肉抵他乾棒有甚死急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遍歷叢林至仰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慧寂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山大笑而已仰山因有官人相訪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對山令衆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堂內將息山令侍者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山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不容到香巖嚴問甚處來師曰臨濟嚴曰將得臨濟喝來麼師以坐具驀口打又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餽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

棒推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叅堂堂中首
 座號踢天泰問行腳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
 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漆
 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
 事又到道吾吾預知以緋抹額持神杖於門下立師
 曰小心祇候吾應喏師叅堂了再上人事吾具威儀
 方丈內坐師纔近前吾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也
 是適來野狐精便出去住後上堂我逢人即出出則
 不為人便下座興化云我逢人則出出則便為人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臭肉來蠅興化云破驢脊上之蒼蠅問僧近離甚處
 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又喝僧曰行棒即瞎便喝
 師拈棒僧乃轉身作受棒勢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
 逢便棒僧曰這賊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次有僧問適
 來爭容得這僧師曰是伊見先師來

魏府大覺和尚叅臨濟濟纔見豎起拂子師展坐具
 濟擲下拂子師收坐具叅堂去時僧眾曰此僧莫是
 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濟聞說令侍者喚適來
 新到上來師隨侍者到方丈濟曰大眾道汝來叅長
 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師乃珍重下
 去師住後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脚踏

北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良馬不窺鞭側耳知
 人意問如何是鎮國寶師曰穿耳賣不售問香草未
 生時如何師曰嗅著腦裂曰生後如何師曰腦裂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字街頭望空啓告問如
 何是大覺師曰惡覺曰乖極師便打問忽來忽去時
 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曰不來不去時如何師
 曰華嶽三峰頭指天問一飽忘百饑時如何師曰縱
 遇臨岐食隨分納些些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
 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甚麼
 作箭僧喝師打數下便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曰
 汝適來會麼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曰已後
 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灌谿志開禪師魏府館陶史氏子幼從栢巖禪師披
 剃受具後見臨濟濟驀胸搗住師曰領領濟拓開曰
 且放汝一頓師離臨濟至末山語見末山章師住後上堂

曰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共
 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飢僧問請師不借借師
 曰滿口道不得師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
 沒衆生師會下一僧去叅石霜霜問甚處來曰灌谿
 來霜曰我南山不如他北山僧無對僧回舉似師師

曰何不道灌谿修涅槃堂了也問久嚮灌谿到來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谿曰如何

是灌谿師曰劈箭急

後人舉似玄沙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

問如何是

古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為甚麼安置不得師曰金

烏那教下碧天問金鎖斷後如何師曰正是法汝處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鉢裏盛飯鎖裏盛羹曰

學人不會師曰飢則食飽則休上堂十方無壁落四

畔亦無門露裸裸赤灑灑無可把便下座問如何是

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闍黎承當分

也無問今日一會祇敵何人師曰不為凡聖問一句

如何師曰不落千聖機問如何是洞中水師曰不洗

人唐乾寧二年乙卯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死

者誰曰僧伽師曰立死者誰曰僧會師乃行七步垂

手而逝

涿州紙衣和尚

即克符道者

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

境濟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如

何是奪境不奪人濟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

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濟曰并汾絕信獨處

一方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寶殿野老

謳謔師於言下領旨後有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

誦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爛蟾桂影
婆娑覲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
處真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澹山搖翠
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
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劔還如值
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
不偏主賓言少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
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僧問如何是賓中賓
師曰倚門傍戶猶如醉出言吐氣不慚惶曰如何是
賓中主師曰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頭曰
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
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鎊鈿全正令太平
寰宇斬癡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爲甚麼却斬癡頑師
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
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
禪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定州瓷器似鐘鳴曰學人不會
意旨如何師曰口口分明沒啗斜
鎮州萬壽和尚僧問如何是迦葉上行衣師曰鶴飛

千點雪雲鎖萬重山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袖頭打領腋下剗襟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請人裁師訪寶壽壽坐不起師展坐具壽下禪牀師却坐壽驟入方丈閉却門知事見師坐不起曰請和尚庫下喫茶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壽展坐具師亦下禪牀壽却坐師歸方丈閉却門壽入侍者察取灰圍却方丈門便歸去師遂開門見曰我不恁麼他却恁麼

幽州譚空和尚鎮州牧有姑爲尼行脚回欲開堂爲人牧令師勸過師問曰見說汝欲開堂爲人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麼生爲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祇是箇野狐精師便打牧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那箇最親師曰已前在衆裏老僧也曾商量來僧便喝師曰却是汝會僧曰錯師便打上堂衆集有僧出曰擬問不問時如何師曰叟僧便喝師曰因僧又喝師拈拄杖僧曰瞎師拋下拄杖曰今日失利僧曰草賊大敗便歸衆師以手向空點一點曰大衆還有人辯得麼若有辯得者出來對衆道看師

撰述
王...
良久曰頂門上眼也鑿不破便下座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曰這老賊

襄州歷村和尚僧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筴敲柴曰汝還聞麼曰聞師曰誰不解脫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祇這便當否師擲向火中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入廳供養令人傳語請二長老譚論佛法壽曰請師兄答話師便喝壽曰某甲話也未問喝作麼師曰猶嫌少在壽却與一喝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一日示衆曰冬不寒臘後看便下座

常州善權山徹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冬寒夏熱曰此意如何師曰炎天宜散袒冬後更深藏

金沙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聽曰恁麼則大衆側聆師曰十萬八千

齊聳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老僧也不知曰和尚

是大善知識爲甚麼不知師曰老僧不曾接下機問
如何是道師曰往來無障礙復曰忽遇大海作麼生
過僧擬議師便打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將得西京主人書
來否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曰然有在曰
殘羹餽飯誰喫師曰獨有闍黎不甘喫云僧乃作吐
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云師見僧來
便作起勢僧便出去師曰得恁麼靈利

這箇眼目承嗣臨濟也太屈哉師曰且
僧回首師喝曰作這箇眼目錯判諸方云石言隨後便

打

虎谿庵主僧問庵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祇見冬
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
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云師曰鬧市裏虎
僧到相看師不顧僧曰知道庵主有此機鋒師鳴指
一下僧曰是何宗旨師便打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
宜師曰猶要棒喫在有僧纔入門師便喝僧默然師
便打僧却喝師曰好箇草賊有僧到近前曰不審庵
主師曰阿誰僧便喝師曰得恁麼無賓主曰猶要第
二喝在師便喝有僧問和尚何處人事師曰隴西人

曰承聞隴西出鸚鵡是否師曰是曰和尚莫不是否師便作鸚鵡聲僧曰好箇鸚鵡師便打

覆盆菴主問僧甚處來僧曰覆盆山下來師曰還見菴主麼僧便喝師便打僧曰作甚麼師住棒僧擬議師又打一日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門僧於門上畫一圓相門外立地師從菴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這箇去就在師便換手搥胸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菴主被謾

桐峯菴主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有僧到菴前便去師召闍黎僧回首便喝師良久僧曰死却這老漢師便打僧無語師呵呵大笑有僧入菴便把住師師叫殺人殺人僧拓開曰叫喚作甚麼師曰誰僧便喝師便打僧出外回首曰且待且待師大笑有老人入山叅師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師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師師便喝老人禮拜師便歸菴老人曰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杉洋菴主有僧到叅師問阿誰曰杉洋菴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喫在師便打僧問菴主得甚麼道理便住此山師曰也欲通箇來由又

恐遭人點檢僧曰又爭免得師便喝僧曰恰是師便打僧大笑而出師曰今日大敗

定上座初叅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牀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後南游路逢巖頭雪峰欽山三人巖頭問上座甚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福師曰和尚已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福不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搦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巖頭不覺吐舌雪峰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語之不得巖頭雪峰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老漢禳殺這屎牀鬼子師在鎮府齋回到橋上坐次逢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師擒住擬拋向橋下二座主近前諫曰莫怪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座

主直教他窮到底

歲上座離臨濟叅德山山纔見下禪牀作抽坐具勢

師曰這箇且置或遇心境一如底人來向伊道箇甚

麼免被諸方檢責山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箇主

人公來師便喝山默然師曰塞却這老漢咽喉也拂

袖便出瀉山聞舉云歲上座雖得便宜爭柰掩耳偷鈴又叅百丈茶罷丈曰

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幸自非言何須甌茶丈曰與

麼則許借問丈曰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摩開曾曰

與麼不與麼丈曰要且難構難構師曰知即得

知即得 仰山云若有人知得此二人落處不

南嶽下六世

興化獎禪師法嗣

汝州南院慧顛禪師亦曰寶應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

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

便掀倒禪牀師曰這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問僧

近離甚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

作麼生僧珍重師便打僧叅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

缺師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這箇在師便打問僧近離

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

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

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
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叅堂去思明和尚未住
西院時到叅禮拜了曰無可人事從許州來收得江
西剃刀一柄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爲甚却收得
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掐一掐師曰侍者收取明以衣
袖拂一拂便行師曰阿刺刺阿刺刺上堂諸方衹具
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
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
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
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
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觀師已圓寂乃謁
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
話底麼僧曰是師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
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問古殿重興時如
何師曰明堂瓦插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斬
草蛇頭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量大病源曰
請師醫師曰世醫拱手問匹馬單槍來時如何師曰
且待我斫棒問如何是無相涅槃師曰前三點後三
點曰無相涅槃請師證照師曰三點前三點後問凡
聖同居時如何師曰兩箇猫兒一箇獐問如何是無

縫塔師曰八花九裂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頭不梳
面不洗問如何是佛師曰待有卽向你道曰與麼則
和尚無佛也師曰正當好處曰如何是好處師曰今
日是三十日問園頭瓠子開花也未曰開花已久師
曰還著子也無曰昨日遭霜了也師曰大衆喫箇甚
麼僧擬議師便打問僧名甚麼曰普叅師曰忽遇屎
概作麼生僧便不審師便打問人逢碧眼時如何師
曰鬼爭漆桶問龍躍江湖時如何師曰瞥嗔瞥喜曰
傾湫倒嶽時如何師曰老鷄沒嘴問萬里無雲時如
何師曰餓虎投崖問二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十字路
頭吹尺八問如何是蘆荀林師曰鬼厭箭問如何是
金剛不壞身師曰老僧在汝脚底僧便喝師曰未在
僧又喝師便打問上上根器人來師還接也無師曰
接曰便請和尚接師曰且喜共你平交問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師曰王尚書李僕射曰意旨如何牛頭南
馬頭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五男二女問擬
伸一問師意如何師曰是何公案僧曰喏師曰放汝
三十棒問如何是寶應王師曰杓大盃小問僧近離
甚處曰龍興曰發足莫過葉縣也無僧便喝師曰好
好問你又惡發作麼曰喚作惡發卽不得師却喝曰

你既惡發我也惡發近前來我也沒量罪過你也沒量罪過瞎漢叅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是甚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箇甚麼曰再犯不容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瞎漢叅堂去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

守廓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師曰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師行脚到襄州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眾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眾看這老漢一場敗缺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趂出穴曰趂

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師師曰你著甚來由勸這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這話也穴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

寶壽沼禪師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荆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糞兒貉子問如何是不變易底物師曰打帛石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鼯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便打從漪上座到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腳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畱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在

何故話在

寶壽和尚

第二世

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

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昨日蒙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參知識去壽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闌闌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寶壽未及出語壽便曰汝會也不用說師便禮拜壽臨遷化時囑三聖請師開堂師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與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法眼云甚麼處是瞎却人眼處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僧問不占闡域請師不謗師曰莫問種種莊嚴慇懃奉獻時如何師曰莫汙我心田師將順寂謂門人曰汝還知吾行履處否曰知和尚長坐不卧師又召僧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三聖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僧問除上去下請師別道師曰開口卽錯曰真是學人師也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問如何是和尚密作用師拈棒僧轉身受棒師拋下棒曰不打這死漢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舌在上齧曰爲甚麼如此師便打問如何是大悲境師曰千眼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一
都來一隻收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手忙脚亂問不著聖凡請師答話師曰好僧擬議師便喝

淄州水陸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卽錯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沒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便喝僧禮拜師以拂子點曰且放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胸拓一拓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鳥獸銜華師曰有恁麼畜生無所知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無恁麼畜生有所知

廬州澄心院旻德禪師在興化遇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師又喝化亦喝師禮拜歸衆化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住後僧問如何是澄心師曰我不作這活計曰未審作麼生師便喝僧曰大好不作這活計師便打問如何是道師曰老僧久住澄心院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破衲長披經歲年問露地不通風時如何師曰漆問旣是澄心爲甚麼出來入去師曰

鼻孔上著灸僧禮拜師便打

荆南府竹園山和尚僧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
是僧曰蒼天蒼天師近前以手掩僧口曰低聲低聲
僧打一掌便拓開師曰山僧招得僧拂袖出去師笑
曰早知如是悔不如是問既是竹園還生笋也無師
曰千株萬株曰恁麼則學人有分也師曰汝作麼生
僧擬議師便打

宋州法華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獨坐五峰前
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不高不低曰還許學人瞻敬
也無師曰三二日後看問如何是法華家風師曰寒時
寒殺熱時熱殺曰如何是寒時寒殺師曰三三兩兩
抱頭行曰如何是熱時熱殺師曰東西南北見者喚
問學人手持白刃直進化門時如何師曰你試用看
僧便喝師擒住僧隨手打一掌師拓開曰老僧今日
失利僧作舞而出師曰賊首頭犯

灌谿閑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教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今日不答話曰大好不答話師便打問如何是雙林
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
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問如何是孤峰獨宿底人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一
三十三
師曰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道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太鈍生曰不是鈍生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門在暗中間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月上巳天明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崩山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紙衣和尚法嗣

鎮州談空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纏紙裏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和聲便打問格外之譚請師舉唱師曰隘路不通風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乃噓噓

際上座行脚到洛京南禪時有朱行軍設齋入僧堂顧視曰直下是遂行香口不住道至師面前師便問直下是箇甚麼行軍便喝師曰行軍幸是會佛法底人又惡發作甚麼行軍曰喚作惡發卽不得師便喝行軍曰鈎在不疑之地師又喝行軍便休齋退令客司請適來下喝僧來師至便共行軍言論並不顧諸人僧錄曰行軍適來爭容得這僧無禮行軍曰若是你諸人喝下官有劔僧錄曰某等固是不會須是他暉長老始得行軍曰若是南禪長老也未夢見在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龍騰滄海魚躍深潭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一
三十三
曰畢竟如何師曰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問如何
是上座家風師曰三脚蝦蟆背大象

南嶽下七世

南院顥禪師法嗣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幼不茹葷習儒典
應進士一舉不遂乃出家依本州開元寺智恭披削
受具習天台止觀年二十五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
師曰自離東來清曰還過小江也無師曰大舸獨飄
空小江無可濟清曰鏡水秦山鳥飛不度子莫道聽
途言師曰滄溟尚法濛輪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
拂子曰爭奈這箇何師曰這箇是甚麼清曰果然不
識師曰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清曰杓卜聽虛聲熟睡
饒調語師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清曰捨罪放愆速
須出去師曰出去卽失便出到法堂乃曰夫行脚人
因緣未盡其善不可便休去却回曰某甲適來輒陳
小駮冒瀆尊顏伏蒙慈悲未賜罪責清曰適來言從
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師曰雪竇親棲寶蓋東清曰不
逐忘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章師曰路逢劔客須
呈劔不是詩人莫獻詩清曰詩速祕却略借劔看師
曰景首甌人攜劔去清曰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顥預

師曰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清曰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曰東來衲子菽麥不分
祇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曰巨浪涌千尋澄
波不離水清曰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師便禮拜清曰
衲子俊哉衲子俊哉師到華嚴嚴問我有牧牛歌輒
請闍黎和師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紫盧都
師叅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辯主師曰端的
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
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
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
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
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
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
過便下叅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
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
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
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
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
四衆請主風穴又八年李史君與闔城士庶再請開
堂演法矣上堂夫叅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

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
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從前依他作解明昧兩
岐與你一時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哮吼
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卽瞎却渠眼時
有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卽便戳瞎曰戳瞎後如
何師曰撈天摸地師後因本郡兵寇作孽與衆避地
于郢州謁前請主李史君留於衙內度夏普設大會
請師上堂纔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
卽印住住卽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
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
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
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
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
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
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至九月
汝州太師宋侯捨宅爲寺復來郢州請師歸新寺住
持至周廣順元年賜額廣慧師住二十二年當餘百
衆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未曉玄
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
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從天上輓任向地中埋問古曲

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上堂舉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魂識見閻老讀盡百
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僧問如
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映娥眉
顛面看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
牛痛下鞭問如何是廣慧劍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
未磨時如何師曰天魔膽裂曰磨後如何師曰軒轅
無道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珠事若何師曰爲
山登九仞捨土定千鈞問干木奉文侯知心有幾人
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問如何是
清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違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鶴有九臬難翥翼馬無
千里謾追風問未有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
嘯歸家著短衣問夏終今日師意如何師曰不憐鵝
護雪且喜蠟人冰問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平窺紅
爛處暢殺子平生問滿目荒郊翠瑞草却滋榮時如
何師曰新出紅爐金彈子遙破闍黎鐵面皮問如何
是互換之機師曰和盲懃瞎問真性不隨緣如何
得證悟師曰豬肉案上滴乳香問如何是清淨法身
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問一色難分請師顯示師曰

滿爐添炭猶嫌冷路上行人祇守寒問如何是學人
立身處師曰井底泥牛吼林間玉兔驚問如何是道
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問取皇城使
問不傷物義請師便道師曰劈腹開心猶未性燥問
未定渾濁如何得照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問如
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頭上喫棒口裏喃喃問靈山
話月曹溪指月去此二途請師直指師曰無言不當
瘥曰請師定當師曰先度汨羅江問任性浮沉時如
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截耳
臥街問狼烟永息時如何師曰兩腳捎空問祖令當
行時如何師曰點問不施寸刃便登九五時如何師
曰鞭屍屈項上堂舉古云我有一隻箭曾經久磨煉
射時徧十方落處無人見師曰山僧卽不然我有一
隻箭未曾經磨煉射不徧十方要且無人見僧便問
如何是和尚箭師作彎弓勢僧禮拜師曰拖出這死
漢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披席把盃曰見後
如何師曰披席把盃問未達其源時如何師曰鶴冷
移巢易龍寒出洞難問不露鋒鋦句如何辯主賓師
曰口銜羊角驃膠粘問將身御險時如何師曰布露
長書寫罪原問學人解問諳訛句請師舉起訝人機

師曰心裏分明眼睛黑問生歿到來時如何師曰青
布裁衫招犬吠曰如何得不吠去師曰自宜躡避寂
無聲問如何是真道人師曰竹竿頭上禮西方問魚
隱深潭時如何師曰湯盪火燒問如何是諸佛行履
處師曰青松綠竹下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殺人
不眨眼曰既是大善知識爲甚麼殺人不眨眼師曰
塵埃影裏不拂袖畫戟門前磨寸金問一卽六六卽
一一六俱亡時如何師曰一箭落雙鷗曰意旨如何
師曰身亾跡謝問摘葉尋枝卽不問直截根源事若
何師曰赴供凌晨去開塘帶雨歸問問盡是捏怪
請師直指根源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正
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枯木生華物
外春問寶塔元無縫金門卽日開時如何師曰智積
佐來空合掌天王捧出不知音曰如何是塔中人師
曰菱花風掃去香水雨飄來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
音時如何師曰披莎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問刻舟求不得常用事如何師曰大勲不立賞柴扉
草自深問從上古人印印相契如何是相契底眼師
曰輕囂道者知機變拈却招魂拭淚巾問九夏賞勞
請師言薦師曰出袖拂開龍洞雨泛杯波涌鉢囊華

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把香芻拈未暇六環
金錫響遙空問西祖傳來請師端的師曰一犬吠虎
千猿嗥實問王道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芻狗吠時
天地合木鷄啼後祖燈輝問祖師心印請師拂拭師
曰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青青上堂若立一
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亾野老安
怙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
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
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
左邊一拍曰這裏是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
赤腳人趂兔著靴人喫肉問不曾博覽空王教略借
玄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瑕卞和別足問如何是無
爲之句師曰寶燭當軒顯紅光爍太虛問如何是臨
機一句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問素面相呈時如
何師曰拈却蓋面帛問紫菊半開秋已老月圓當戶
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見昨夜遭霜子不知問
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是迂曲問如何是師子
吼師曰阿誰要汝野干鳴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
口懸壁上上堂若是上上之流各有證據略赴箇程
限中下之機各須英俊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如爆龜

紋爆卽成兆不爆成鈍欲爆不爆直下便捏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問龍透清潭時如何師曰印駿捺尾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上堂三千劍客恥見莊周赤眉橫肩得無訛謬他時變豹後五日看珍重問心印未明時如何師曰雖聞西帥投歸欵未見牽羊納璧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桀犬吠堯問如何是齧鏃事師曰孟浪借辭論馬角上堂大衆集定師曰不是無言各須英鑒問大衆雲集師意如何師曰景謝祁寒骨肉疎冷問不修禪定爲甚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鷄專報曉漆桶夜生光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曰拂石仙衣破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克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曰擊後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容聞問古今纔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却重舌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漢曰未審將何受用師曰攜蘿挈杖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

師曰回鑿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
 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礮三尺劔待斬不平人
 問如何是鑿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何是佛
 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穎橋安禪師

號鐵胡

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三界焚

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曰司徒
 司徒鍾忽有省

西院明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
 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

下大悟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

室山前無異路

南嶽下八世

風穴沼禪師法嗣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
 寺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爲念法
 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克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
 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
 一衆豈無人邪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
 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

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眾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圓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鶉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師受風穴印可之後泯迹韜光人莫知其所以因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卽是不展卽是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師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不張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賊捉敗師於是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爲第一世也入院上堂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其佛法不斷絕燈燈相續至于今日大眾且道續箇甚麼良久

曰須是迦葉師兄始得時有僧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朝師曰墮坑落壑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瞎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示曰便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峰前始得玄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契棒且待別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牽犁拽杷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峰無宿客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到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竝日輪齊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甚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便喝師曰瞎僧又喝師曰這瞎漢祇麼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却首山師曰不坐孤峰頂常伴白雲閑問四衆圍繞師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曰未審作麼生下手

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命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在甚麼處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受持師曰切勿不得污染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瞶人徒側耳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後看取問菩薩未成佛時如何師曰衆生曰成佛後如何師曰衆生衆生問路逢達道人將何所見師曰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瞥爾三千界曰與麼則目視不勞也師曰天恩未遇後悔難追上堂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大用不揚肩棒下須見血曰慈悲何在師曰送出三門外問如何是第二句師曰不打恁麼驢漢曰將接何人師曰如斯爭奈何問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解問無人答曰卽今祇對者是誰師曰莫使外人知曰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衆必

不如是曰既不如是維摩默然又且如何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乃曰若論此事實不挂一箇元字脚便下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蘿蔔重三斤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却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瞋問如何是衲僧眼師曰此問不當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問如何得離衆緣去師曰千年一遇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衆人前問如何是大安樂底人師曰不見有一法曰將何爲人師曰謝闍黎領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作麼問如何是首山師曰東山高西山低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恰遇棒不在問如何是道師曰爐中有火無心撥處處縱橫任意遊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坐看煙霞秀不與白雲齊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問無絃一曲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學人久處沉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這閑工夫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要行卽行要坐卽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曰莫便是和尚極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闍黎到此多少時也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

舉似人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卽置那一人是誰曰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臥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乃曰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汝若將問來問老僧在汝腳底汝若擬議卽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便問挂錫幽巖時如何師曰錯僧曰錯師又打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甚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曰爲甚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師曰看看冬到來曰究竟如何師曰卽便春風至問遠聞和尚無絲可挂及至到來爲甚麼有山可守師曰道甚麼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次住廣教及寶應三處法席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真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一
身言訖安坐而逝茶毗收舍利建塔

汝州廣慧真禪師嘗在風穴作園頭穴問曰會昌沙
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常在闌闌中要且
無人識穴曰汝徹也師禮拜出世開堂日僧問如何
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資慶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杌屨子

鳳翔府長興院滿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
行便踏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冰消瓦解曰爲甚如
此師曰城內君子郭外小兒問大用現前時如何師
曰鬧市裏鞦

潭州靈泉院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一物
也無曰未審日用何物師便喝僧禮拜師便打問先
師道金沙灘上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上東門外人
無數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天津橋上往來多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剃髮受具杖策
遊方所至少畱隨機叩發歷參知識七十一員後到
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
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

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撻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遊衡湘及襄沔間每爲郡守以名利力致前後八請堅卧不答泊首山歿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住後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齧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爲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麼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上堂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臥不安火急決擇莫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遊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

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續
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
忘先跡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卽出來大家商量僧
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僧曰如何是
辯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行底
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
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貪亦無瞋乃曰將此四
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問如何是
學人著力處師曰嘉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
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
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辯三玄更有三
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三玄三要
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
日菊花新師爲并汾苦寒乃罷夜叅有異比丘振錫
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而
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六人成
大器勸請爲敷揚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
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
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
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

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天曰何得如此師曰不識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菴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鐘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辯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爲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辯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鎖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箇消息要知遠近莫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問布鼓當軒挂誰是知音者師曰停鉏傾麥飯臥草不擡頭問如何是道場師曰下腳不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徹骨徹髓曰此意如何師曰徧天徧地問真正修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箇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却是你心行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正眼師曰瞎曰恁麼

則一條拄杖兩人昇師曰三家村裏唱巴歌曰恁麼
則和尚同在裏頭師曰謝汝慇懃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三玄開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尚活
計師曰尋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喫箇甚麼
師曰天酥飽飯非珍饌一味良羹飽卽休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新神更著師婆賽曰見後如何
師曰古廟重遭措大題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
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辯緇素不分不
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
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
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
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叅四同真志五同徧
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
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
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
普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叅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
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恻慈悲點不出來未
有叅學眼在切須辯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
立珍重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寺致之使
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

死而已師笑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邪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師令饌設且俶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闍維收舍利起塔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弱冠依易州保壽院出家受具後遊方叅首山山一日舉竹篋問曰喚作竹篋卽觸不喚作竹篋卽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開堂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汝海一滴蒙師指向上宗風事若何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須知萬里絕煙塵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尚丈室以何爲明師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雙耳垂肩問如何是超師之作師曰老僧眉毛長多少問如何是塵中獨露身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曰恁麼卽非塵也師曰學語之流一札萬行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猫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曰莫便是也無師曰碓擣東南磨推西北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百雜碎曰意旨如何師曰終是一堆灰問不落諸緣請師便道師曰落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厠坑頭籌子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破家具師曰日陞

座僧問纔上法堂來時如何師拍禪牀一下僧曰未
審此意如何師曰無人過價打與三百問忽遇大闡
提人來還相爲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師
曰年老成魔上堂宗師血脉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
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
方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
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
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
道看若道不得卽孤負平生珍重問如何是和尙四
無量心師曰放火殺人曰慈悲何在師曰遇明眼人
舉似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甚麼處師
曰南斗六北斗七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僧
排夏臘俗列耆年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
何是向上事師曰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怨他
誰上堂良久曰夫行脚禪流直須著村叅學須具叅
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
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到
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摸象各
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
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

問如何是古今無異路師曰俗人盡裹頭曰意旨如何師曰闍黎無席帽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鬧市裏打靜槌曰意旨如何師曰日午點金燈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師曰眼中有澁釘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喬翁賽南神僧請益栢樹子話師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簷頭水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唧師曰你見箇甚麼道理僧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師乃忻然問僧日暮投林朝離何處曰新戒不曾學禪師曰生身入地獄下去後有僧舉到智門寬和尚處門曰何不道鎖匙在和尚手裏師因去將息察看病僧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曰從闍黎問處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師曰撒手臥長空僧曰哪便脫去

潭州神鼎洪諍禪師襄水扈氏子自遊方一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縱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飭筴菜置

口中含胡而語曰何謂相入邪坐者駭然僧不能答
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叅須
實叅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反
長沙隱于衡嶽三生藏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卽師
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
拜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師俱
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卽以已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
席一朽牀爲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又以德臘俱高
諸方尊之如古趙州僧問諸法未聞時如何師曰風
蕭蕭雨颯颯曰聞後如何師曰領話好問魚鼓未鳴
時如何師曰看天看地曰鳴後如何師曰捧鉢上堂
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不是衲僧行履處曰如何
是衲僧行履處師曰不見有古澗寒泉問兩手獻尊
堂時如何師曰是甚麼問學人到寶山空手回時如
何師曰臘月三十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飢不
擇食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拈柴擇菜曰莫秣
這便是也無師曰更須子細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
曰佛亦是塵問如何是道人活計師曰山僧自小不
曾入學堂官人指木魚問這箇是甚麼師曰驚回多
少瞌睡人官曰泊不到此間師曰無心打無心問如

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灰頭土面曰爲甚麼如此師曰
爭怪得山僧曰未審法身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毗盧頂上金冠子問菩提本
無樹何處得子來師曰喚作無得麼問持地菩薩修
路等佛和尚修橋等何人師曰近後問和尚未見先
德時如何師曰東行西行曰見後如何師曰橫擔拄
杖上堂舉洞山曰貪瞋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
行便打坐便槌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
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
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卽往坐卽隨分付
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初參百丈恒和尚因結
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卽道場
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
師曰如何是隨緣卽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參首山
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
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
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大陽玄和尚問近
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
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叅衆去侍者問適

來新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爲甚麼教坐喫茶陽曰
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船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
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
旨如何師曰真鍮不博金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邛州多出九節杖曰謝師指示師曰且莫作答佛話
會却問來時無物去時空二路俱迷如何得不迷去
師曰秤頭半斤秤尾八兩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踏
著秤錘硬似鐵曰意旨如何師曰明日向汝道問青
山淥水卽不問急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手過膝耳
垂肩問如何是道師曰車碾馬踏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曰橫眠豎坐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
老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
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人深深處師曰
烏龜水底深藏六曰未審其中事若何師曰路上行
人莫與知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師曰任他滅曰滅
後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因作清涼河堰僧問忽遇洪
水滔天還堰得也無師曰上拄天下拄地曰劫火洞
然又作麼生師曰橫出豎沒問深山巖崖中還有佛
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師曰竒
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問古人道見色便

見心露柱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晝見簸箕星曰意旨如何師曰柳營節級橫階上問如何是道師曰善犬帶牌曰爲甚如此師曰令人懼見上堂十五日巳前諸佛生十五日巳後諸佛滅十五日巳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鉤子鉤你十五日巳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卽是用錐卽是遂有偈曰正當十五日鉤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直下看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退後退後問承古有言祇這如今錐動口意旨如何師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張茂崇太保問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單傳請師直指師曰冬不寒臘後看問若能轉物卽同如來萬象是物如何轉得師曰喫了飯無些子意智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邊爲甚麼却有迷悟師曰兩桶一擔問有情有用無情無用如何是無情應用師曰獨扇門子盡夜開上堂春景温和春雨普潤萬物生芽甚麼處不沾恩且道承恩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春雨一滴滑如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法身師曰每日般柴不易曰此是大衆底如何是學人底師曰三生六十劫問逐日

開單展鉢以何報答施主之恩師曰被這一問和我
愁殺曰恁麼則謝供養也師曰得甚麼人氣力僧禮
拜師曰明日更喫一頓問古人急水灘頭毛毬子意
旨如何師曰雲開月朗問急水灘頭連底石意旨如
何師曰屋破見青天曰屋破見青天意旨如何師曰
通上徹下問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
師曰快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卽燒殺你僧禮
拜師曰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示衆第一句道得
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挨拶將來第三句道得自救
不了上堂五白貓兒爪距獐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
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生作麼生是許外生底
句莫錯舉僧入室問正當與麼時還有師也無師曰
燈明連夜照甚處不分明曰畢竟事如何師曰來日
是寒食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到首山山問近離
甚處師曰漢上山豎起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
這箇是甚麼盃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
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
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
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

地上水碓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竹竿頭上曜紅旗楊億侍郎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師曰敲甌打瓦又問風穴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更道也不及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上木下鐵曰恁麼則罪歸有處也師曰判官擲下筆僧禮拜師曰拖出問如何是佛師曰兩箇不是多上堂臨濟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祇是箇瞎漢若道無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這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圈積去良久曰苦哉蝦蟆蚯蚓躑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拈拄杖曰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并州承天院三交智嵩禪師叅首山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須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種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毗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爲體體上無爲真到家山聞乃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邪師曰是山曰或有人

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
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篋頭上打
曰這漢向後亂作去在住後上堂文殊仗劍五臺橫
行唐明一路把斷妖訛三世諸佛未出教乘網底游
魚龍門難渡垂鉤四海祇釣獰龍格外玄談爲求知
識若也舉揚宗旨須彌直須粉碎若也說佛說祖海
水便須枯竭寶劍揮時毫光萬里放汝一路通方說
話把斷咽喉諸人甚處出氣僧問鈍根樂小法不自
信作佛作佛後如何師曰水裏捉麒麟曰與麼則便
登高座也師曰騎牛上三十三天問古人拈推豎拂
意旨如何師曰騎驢不著靴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
師曰家鄉有路無人到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
暗傳天子勅陪行一百程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
曰無頭蝦蟆腳指天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晉
祠南畔長柳巷問古人東山西嶺青意作麼生師曰
波斯鼻孔大曰與麼則西天迦葉東土我師師曰金
剛手板濶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開化石
佛拍手笑晉祠娘子解謳歌問臨濟推倒黃檗因甚
維那喫棒師曰正狗不偷油鷄銜燈盞走問如何是
截人之機師曰要用便用曰請和尚用師曰拖出這

死漢鄭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繫腰
時如何師曰幽州著腳廣南厮撲鄭無語師曰勘破
這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師師曰
瞎老婆吹火僧問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未審意
旨如何師曰廣南出象牙曰不會請師直指師曰番
國皮球八百價上堂寒溫冷暖著衣喫飯自不欠少
波波地覓箇甚麼祇是諸人不肯承當如今還有承
當底麼有則不得孤負山河大地珍重問祖師西來
三藏東去當明何事師曰佛殿部署修僧堂老僧蓋
僧曰與麼則全明今日事也師曰今日事作麼生僧
便喝師便打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光剃頭淨
洗鉢曰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僧堂前佛殿後上
堂舉法眼偈曰見山不是山見水何曾別山河與大
地都是一輪月大小法眼未出涅槃堂三交卽不然
見山河與大地錐刀各自用珍重

忻州鐵佛院智嵩禪師有同叅到師見便問還記得
相識麼叅頭擬議第二僧打叅頭一坐具曰何不快
祇對和尚師曰一箭兩垛師問僧甚處來曰臺山來
師曰還見龍王麼曰和尚試道看師曰我若道卽瓦
解冰消僧擬議師曰不信道問亾僧遷化向甚麼處

去也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汝州首山懷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尺杖子破瓦盆問如何是佛師曰桶底脫問從上諸聖有何言句師曰如是我聞曰不會師曰信受奉行

池州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謾師曰草賊大敗

隨州智門迴罕禪師爲北塔僧使點茶次師起揖曰僧使近上坐使曰鷓子頭上爭敢安巢師曰棒上不

成龍隨後打一坐具使茶罷起曰適來却成觸忤和尚師曰江南杜禪客覓甚麼第二盃

襄州鹿門慧昭山主楊億侍郎問曰入山不畏虎當

路却防人時如何僧曰君子坦蕩蕩僧問如何是鹿

門山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橫眠豎臥

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履踐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五燈會元卷第十一

丹陽居士賀懋熙懋照懋熒懋壽仰承

先嚴賀學禮遺願施貲刻此

五燈會元第十一卷計字二萬四千八百三

十箇該銀一十二兩九錢一分

真州釋道一對上元王自謙書真州劉文元刻

真州釋道一對上元王自謙書真州劉文元刻



